

爸爸说，巴勒斯坦人永远会将祖国背负在灵魂当中。
真主啊，他们那瘦巴巴的身躯还得拖着如此沉重的灵魂，显然很不容易。



家的地图

A MAP OF HOME

[美]朗达·贾拉尔 著 / 王颖冲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家的地图

A MAP OF HOME

[美]朗达·贾拉尔 著 / 王颖冲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的地图/(美)贾拉尔(Jarrar, R.)著;王颖冲
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0
书名原文: A Map of Home
ISBN 978-7-208-09515-1

I ①家… II ①贾… ②王… III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0724 号

责任编辑 肖 菲
策划编辑 刘志凌
封面设计 尚燕平



世纪文景

家的地图

[美] 朗达·贾拉尔 著 王颖冲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625
插 页 2
字 数 179,000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9515-1/I·822
定 价 28.00 元

有时候我想像着世界的版图慢慢延伸开来，
而你从一角向着另一端，斜越其间。

——弗兰茨·卡夫卡
(见其写给父亲，却只交与母亲的信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- 第一章 我们的名字 / 3
- 第二章 慰藉 / 29
- 第三章 房子里要有音乐 / 54
- 第四章 家的地图 / 62
- 第五章 夏日衣料 / 72
- 第六章 赤脚桥 / 94
- 第七章 人生是场测验 / 106
- 第八章 绿色大象般的坦克 / 123

第二部分

- 第九章 旅行者 / 145
- 第十章 那些漂着的日子 / 156

第十一章 这是一场战争 / 179

第十二章 宗教之荣耀 / 196

第三部分

第十三章 寻找中心 / 211

第十四章 你是个初到得州的十四岁阿拉伯小妞 / 231

第十五章 靠自己 / 238

第十六章 这些屁话他们都懒得告诉我们 / 242

第十七章 大皮条客 / 254

第十八章 口授 / 261

第十九章 得墨忒耳的女儿终于有鞋穿了 / 271

第二十章 离开的到来 / 289

致 谢 / 296

第一部分

在那个所谓的“无知年代”……我们的祖先曾经从枣子中塑造出他们的神灵,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就把它吃下去。那么谁更无知呢,亲爱的先生:是我,还是那些吃掉自己神灵的人?

你可能会说:“人把自己的神灵吃掉,总比被神灵吃掉要好。”

但是我会说:“是啊,但是他们的神灵是用枣子做的。”

——埃米尔·哈比比:《赛义德的秘密生活,悲观的乐观主义者》

第一章 我们的名字

我忘了是怎么得知这个故事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居然还记得。八月二日，就是我出生的那天，爸爸站在波士顿圣伊丽莎白医疗中心的护士站里，手里拿着笔填写我的出生证明。此前，医生刚一宣布孩子没事了，他就赶忙冲下楼。我出生时经历了几番生死的挣扎——差点死了，又活了过来，然后又差点死了，最后才终于确信可以活下来。在楼下填出生表的时候，爸爸意识到还不清楚我是男是女，不过那也无关紧要——他一直都当我是个男孩——我还安稳地蜷缩在妈妈的子宫里，躺在漂浮的羊膜碎片之间时，他就像面对男孩一样跟我说话，所以填到“婴儿姓名”一栏时，爸爸颤抖着用自己最好看的英语草体字写下：尼达尔（意为“争吵，争斗”）。这不是我爷爷的名字。爸爸瓦希德是家中的独子——童年时候人们都叫他萨义德——以其父之名给儿子命名的担子，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他的肩上。当时爸爸硬朗的肩头完全挑得起这个家族的“担子”，但他随随便便就把责任摔掉了，就像摔一块棉绒或是一片头皮屑——这些比喻是我爷爷说的，他第二天就愤怒地写了封信，从杰宁寄到波士顿声讨爸爸。

可为什么我刚出生，亲爱的爸爸就那么急着填出生证明呢？因为在他自己出生之前，三个哥哥都像黯淡的流星一样从人间湮灭了，还来不及填出生证明，更别提什么死亡证明了。所以在他心里，比起尽早把我抱在怀里的愿望来说，还是迷信占了上风。他宽慰自己，我们还有一辈子可以用来拥抱呢。

爸爸填完整张表，把它郑重地交到一个黑人护士手中，他记得护士名叫朗达。她盯着表上的名字叹了口气：“见鬼。”然后，爸爸趿着拖鞋，转身奔跑着穿过铺着白色瓷砖的走廊，冲上三楼产科病房，闯进生产室。妈妈正在给我喂奶，我迫不及待地吮吸着初乳，奶头时不时还从嘴里滑脱了。

“我的女王一切可好？”爸爸抚摸着妈妈的脸问道。

“小女王真可爱，”妈妈还以为爸爸问的是我，“八磅重，像头小水牛！怪不得那会儿我的背这么……”爸爸眉头一皱，还来不及听完妈妈抱怨，就已经冲出门跑过铺满瓷砖的走廊——因为他急着纠正错误。他跑过一个个新妈妈和她们脸蛋红扑扑的宝宝，路过一排累赘丑陋的病号服，绕过电梯，滑下楼梯扶手，结果蛋蛋恰好撞到了扶手尽头的突起。不过爸爸继续奔跑，他那一蓬小胡子加上跌跌撞撞的样子，无疑令医院里的病人和护士望之色变。他一跑到目的地就大喊：朗达，朗达呢，帮帮我，朗达。这一嗓子够工作人员们三个星期大笑不止，还能偷乐好一阵儿。

为什么爸爸以为——不，确切说是希望我是个男孩呢？因为他自己出生以前，奶奶先后生过六个女儿，却没人为她们的诞生感到高兴。他眼看着姐姐们长大离开，一个比一个惨，所以 he 不想目睹此等

不幸再次降临——目睹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大离开。

朗达一直等着爸爸回来给婴儿换个名字，所以很快就拿着出生证明出来了；虽说爸爸是出了名的懒惰，但这一次抓起笔就在我名字后面重重地加上了一个“I”，一个潦草、女性化、满是诅咒、表示从属关系的反身后缀“I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得知我被冠以“假名”，不顾下体撕裂的疼痛，下床把我扔进玻璃婴儿床，推着小床车走向电梯，一路上完全不理睬爸爸。爸爸则大叫：“尼达莉是个多好的名字呀，独一无二。哦，行了，鲁兹，别那么冲动，你不该走来走去的，你，你的……‘小穴’……”——这个词是小声说的，用的还是阿拉伯语，“需要休息。”

“小穴？你这个小穴里爬出来的龟孙子。”妈妈也用阿拉伯语回骂，“别再惦记我的小穴了，你给我听清楚。今后这个小穴没你份儿，你——你这个蠢蛋！”

“鲁兹，够了，你疯了吗？大庭广众之下骂骂咧咧得那么难听。”

“你以为这些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？你！”她指着走廊里一个正在奶孩子的白种女人，操着阿拉伯语大喊，“你的孩子长得像个猴屁股。”那女人则笑着用英语回应她。妈妈又看看爸爸。“啊，波士顿一定有好几百阿拉伯人！”

“事实上，亲爱的，这里是美国最早的阿拉伯人移居地，那还是十九世纪的事了。他们自称叙利亚人。”

妈妈半信半疑地盯着他。打了吊针的棕色手掌搭在巨大的屁股上，初乳渗进长睡衣里，大大的眼睛还画着眼影，眼神就像一道死光静静地盯着爸爸，都可以杀死人了。

“胡扯！又给我上历史课，你这个混蛋，竟然给我们的女儿起名叫尼达莉？”

“是啊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：移民局的人会把阿拉伯语名字都改了，所以叫米尔汉的都会改成威廉，达乌德改成戴伍德，贾拉尔改成杰拉德等等。”爸爸试图分散妈妈的注意力好让她平静下来。

“说到改名正好，亲爱的。我现在就要把女儿的名字给改了！你先是给她安了一个俗不可耐的男孩名，这不是咒她要在难民营长大嘛，好像她准备好了要成为斗士或是尿布忍者。然后你又加了个字母还他妈的自以为很独特。”一名护士一直跟着妈妈，这下放弃了。妈妈又继续说：“没门儿，兄弟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，否则你再也别想碰我的小穴。我可不会把女儿的前途预测成什么‘斗争’！她是我的宝贝儿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小曲儿，所以现在别和我说什么我的小穴需要休息！”

“叮”，电梯到了，仿佛在说“嘘”，求我父母别吵了。

“你的小曲儿？”爸爸边说边和妈妈走进电梯，“得了，别告诉我你要叫她玛祖卡？叫小奏鸣曲？叙事曲？还是，还是华尔兹？”爸爸咯咯笑着把自己逗乐了，却把妈妈惹得怒火中烧，这一手他还是刚刚学会的。

“小奏鸣曲有什么不好？”妈妈反诘道，这时电梯又“叮”的一声。妈妈走了出去。

爸爸还站在电梯里，琢磨着管我叫索尼蒂娜^{〔1〕}。阿玛尔怎么

〔1〕 Sonatina，意为小奏鸣曲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样，终于他放声大笑，越来越响，把整条白瓷砖走廊都震得发颤。

爸爸那阵大笑之后，妈妈肯定没再争执多久，不过谁知道呢？也许她去护士站找朗达说明情况，而朗达告诉她出生证明已经送走了——也就是说她得跑到波士顿人口统计办公室找登记员。他们那里存放着出生证明，还有死亡证明。妈妈最迷信了（比起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一点她自己就可以证明），也许一想到抱着我这个新生儿，穿越波士顿酷热和拥挤的交通，来到那个印象中是填死亡证明的地方，她就忍不住一阵战栗。她一定还想像过跑这么一趟、去那么个地方无疑是带我送死——因为不管怎样，我最终还是叫了尼达莉这个名字。

妈妈总是说你永远不敢打包票人们本可以变成什么样子。对她而言——前面已经说过她是个迷信得不可救药的家伙——如果一切没有按照实际所发生的那样进行下去，这件事里的三人中总要有一个人死去。“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呆在美国的话，”她总说，“也许我会相信妇女解放之类的话而离开你爸爸。然后我会到星期五餐厅当个琴师，咱们就得靠那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。啊，不，不，这已经是场噩梦啦，我亲爱的女儿，不，事情最后总会好起来的，安拉会保佑一切都好。”

妈妈正说着，我就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想像：我在波士顿南区长大的，和一群酷酷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脖子上挂着一串硕大的三英尺长的大门钥匙。我才四岁就会自己从幼儿园回到家，给自己泡上一碗麦片。一切会像比尔·威瑟斯歌里唱的那样，“只有……我们俩”：又

穷，又是阿拉伯人。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妈妈是拉丁裔的，黑色的卷发、棕色的皮肤、墨绿色的眼睛，浑身披金戴银；而我这个白皮肤妞嘛，则是她和某个外国佬生的，本来生活该是这样的。

不过我的妈妈是埃及人，她的母亲是希腊人，我的爸爸是巴勒斯坦人。我的父母都没有留在美国，因为“娘娘”（我的希腊外婆，就是遗传了她我才看上去有点像白人佬）患脑瘤去世了，时年五十六岁。我的父母没有呆在波士顿，他们登上了埃及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，我坐在爸爸腿上，妈妈自己蜷成一团，而娘娘的鬼魂则夹在他们中间。爸爸妈妈穿着七十年代的涤纶裤子，头发拉直了，无精打采地回到埃及，把娘娘埋在了亚历山大市的希腊联合公墓。

在埃及，我摆弄着一套俄罗斯套娃，那是娘娘生前送给妈妈的。我想像自己是里头最小的那个，空心的娃娃躺在妈妈的肚子里，而后者则窝在自己妈妈的肚子里，一层套一层。我知道最大的娃娃，就是最外头最大的那个妈妈，是个希腊人，但我不是希腊人。我注意到所有的娃娃都分成两半，除了我之外，虽然我其实也是被分成两半的：我是埃及人，又是巴勒斯坦人。我是希腊人，又是美国人。我小小的蓝色护照，和妈妈不大不小的绿色本本完全不同，和爸爸大大的棕色本本也一点都不像，上面写着我是美国人。现在我到机场还不用单独站一队，但很快就需要了。妈妈会站在不同的一条队，而爸爸又要站另外一条。这会让我觉得又孤单又特别，让我相信这个世界要拆散我的家庭，所以我要更加尽力地把全家拉拢到一起。

埋葬了外婆，我们离开埃及前往科威特，那里有个新工作正等着爸爸。七十年代的时候，科威特是阿拉伯裔知识分子的避风港，只有

在这里他们才能住上比避难所像样些的公寓。

新婚第一年，爸爸妈妈已经搬了两次家了。爸爸说奔波迁徙就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血液里。“我们的人民把祖国背负在灵魂之中，”他常常边说边搂过我——这是我三四岁时候的睡前故事，“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，但是祖国将一直在你心中。”而我则会想：这玩意儿装在心里可够沉的。我去过这个祖国一次，那里草木茂盛，有一些岩石和山脉，还有成千上万的橄榄树和驴子。童年时候知道这些是件好事，它促使我对爸爸心怀同情，他那么瘦巴巴的身躯还要拖着如此沉重的灵魂四处奔波，显然很不容易。

每次想像爸爸在我出生后冲出门去，像个电影明星一样急速滑行穿过走廊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添油加醋了一番。爸爸喜欢讲一些难以置信又非常真实的故事，特别是如果这样让他看起来像个摇滚明星的话。这是因为他曾经是一名作家，而现在却成了建筑师。我们小小的公寓里到处都是房子的蓝图和塑料模型，而不是笔记本、诗集和烟灰缸——现实生活的落差让他无限惆怅。所以爸爸这个历经苦难的幸存者，就把惆怅都说进了那些故事里。

妈妈喜欢在爸爸讲这类故事的时候揭穿他——她是他的狗仔队，他的“故事警察”。妈妈才是真正的摇滚明星，一个再也不玩音乐的音乐家。我们家还买不起钢琴，爸爸这么托辞说，但妈妈总是归咎于他痛恨古典音乐，希望她郁郁寡欢。我们的房子里装满了爸爸的建筑蓝图和塑料模型，还有我的作业、玩具、洋娃娃和一大堆不成对的袜子，但就是放不下一架钢琴——这样的现实生活也让妈妈无限

惆怅,所以她就拿我们撒气。这就是我们家矛盾的核心。

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家庭意味着打架、争吵和粉饰太平,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学校的原因。学校里没有爸爸妈妈。那儿有老师,他们根据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。没人要求他们爱我们,而他们也不爱我们。他们是冷冰冰的英国人,和我们一点儿都不像。我喜欢这样,看他们不像看镜子里的自己。就像许多孩子拿玩儿当消遣一样,我把上学当成了真正的解脱。

七岁的时候,我上了科威特加布里亚的新英语学校,一幢蓝灰相间、砖头和水泥砌成的怪物。它由三座大楼组成:第一座是中学部,第二座是中学的科学和艺术楼,第三座是我们的楼——小学部。在一个封闭的院子里我们有自己的操场,玻璃橱后面还有一些动物标本。这些标本对我们来说非常可怕,毕竟那时才七岁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吃咋塔^{〔1〕}三明治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着一只狐狸逼真得叫人胆寒的绿眼睛。更令人发毛的是正中央的那只孔雀。它的羽毛又长又华丽,可是脸上却满是恐惧。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我试着问朋友琳达是不是也这么认为,但是她拒绝看那些动物,因为班里只有她的父母会酷得去养狗。我们回到教室坐在小椅子上,我的朋友塔梅尔举起了手。

“嗯?”卡拉瑟斯女士无精打采地应道。

〔1〕 中东地区的一种散发着奇异芳香和辛辣味道的混合调味品,以麝香草混合芝麻和香料而成的沾酱。可以用面包沾上橄榄油和此酱,或是涂抹在烤饼上食用。

“卡拉瑟斯女士，外面的那些动物是真的吗？”

“嗯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不，它们不是真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可……那它们怎么那么像真的？”

“它们被塞满了东西，懂了吗？它们被杀死，然后叫某个天煞的兔崽子填上了东西，这个人叫做‘剥制师’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出租车司机^[1]不是兔崽子。他们有的还会给我口香糖吃。”

我嘲笑塔梅尔这么替出租车司机辩护，不过别人都没有笑。

“好了。好极了。大家把书翻到第十一页。尼达莉，让我听听你读课文，看来你今天话挺多呀。”

我朗读了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一个女孩喜欢在冰冷的白雪上滑雪的，每读几句我都要擦擦额头上的汗。我出汗是因为紧张，因为外头是四十度的高温，而我却不停读着一个爱滑雪的小女孩的故事。我的发音很糟糕，而卡拉瑟斯女士显然焦躁难耐急需喝口水。

“我们中有一些人就是非得在家练习不可。我们中有一些人发音的时候就像牙缝里嵌了炖菜。我们中有一些人……”

“什么炖菜？”塔梅尔脱口而出。他有一头软软的棕色直发，剃了个拖把头，左脸颊有一道巨大的棕色伤疤，还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。我有一回还亲了一下他的伤疤。他的额头闻起来就像圆面包。

“好吧，不是炖菜，是该死的印度肉丸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塔梅尔先生，你的发音绝对是最糟糕的。现在给我读第十三页上的故事。”

[1] 剥制师的英文(taxidermist)与出租车司机(taxi driver)近似。